# 晉書斠注

# 晉書斠注卷八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 列傳第五十二

###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世說排調篇注王隱晉書曰好學善著述譆撲詁訓藝作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華陽國志十一日少受學於散騎常侍譙周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警敏識屬文富豔初應州命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

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武帝之世華未爲司空傳云司空張華誤也）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晉書作除中書著作佐郎）出補陽平令（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泰始十年壽上表稱平陽侯相此云陽平令恐誤案華陽志十一正作出爲平陽侯相）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蜀志諸葛亮傳諸葛氏集目錄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華陽國志十一曰華又表令次定諸葛亮故事集爲二十四篇時壽良亦集故頗不同）除著作郎（御覽二百三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大著作）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隋志正史類陳壽三國志六十五卷敘錄一卷案從三國志原書次第當作魏蜀吳）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

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類聚七十二引語林壽謂其子作謂丁梁州曰見與作見借三國志攷證五日按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姦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攉鋒接又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効黨於陳思王冀搖冢嗣敗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史謂索米不得不爲立傳此最無識之言同時如徐幹陳琳阮瑀應璩劉楨吳質邯鄲淳繁欽路粹楊脩皆無傳益足證晉史之誣）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世說排調篇注引王隱晉書作髡其父頭）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世說排調篇注王隱晉書曰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爲評也）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

舉壽爲中書郎荀勖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華陽國志十一曰華表令兼中書郎而壽魏志有失勖意勖不欲其處內表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書鈔六十二王隱晉書曰杜預爲鎮南入辭啟巴蜀有陳壽才史通博宜補黃散上曰卿說晚壽可作治書御史否預對曰唯在聖詔即手詔用壽治書侍御史華陽國志十一曰鎮南將軍杜預表爲散騎侍郎詔曰昨適用蜀人壽良具員耳可以爲侍御史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愼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華陽國志十一曰數歲除太子

中庶子太子傳從後[illegible][illegible]再兼散騎常侍惠帝謂司空張華曰壽才宜真不足久兼也華表欲登九卿會受誅忠賢排擯壽遂卒洛下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冤之兄子符字長信符弟莅字叔度莅從弟階字達之 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藝槩曰相如自是辭家壽是史家體本不同文質豈容並論 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書鈔一百四王隱晉書曰詔河南尹華澹下洛陽令張泓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取三國志案壽遺丗遺言葬洛陽竟被貶議壽故郎家於洛陽也 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華陽國志十一曰壽又著古國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書監荀勖令張華深愛

之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

益都耆舊傳十篇隋志雜傳類作陳長壽益部耆舊傳十四卷總集類魏名臣奏事亦題陳長壽唐志作陳壽華陽國志十一日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陳壽以為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為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又序志後語日陳君承祚別為耆舊始漢及魏煥然可觀案蜀志李譔傳云陳術字申伯著益部耆舊傳及志諸家本傳益部為益部之譌餘文章傳於世華陽國志十一日凡壽所述作二百餘篇

##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華陽國志十一作字德儁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作字德都廣漢郪人也書鈔七十三御覽七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郪誤作那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華陽國志十一日父顒字伯元犍為太守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又曰長

文才鑒清妙汎愛廣納放蕩閑達不以細宜介為意亦不好臧否人物故時人愛而敬之廉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輿州莫知所之書鈔七十三王隱晉書曰益州五辟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別駕傳辟之長文佯狂不詣郡縣改服逃文數好讀諳權檔撊作華陽國志十一曰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與裹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恩嘗絳衣絳帽牽猪過市中訖人與語僞不聞常騎牛周旋郡守初至詣門修敬至閤走出請終不還刺史淮南胡羆辟從事祭酒臥在治羆出板舉秀才長文陽發狂疾步擔走出門羆累遣教請還終不顧還家養母後於成都市中元無中字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屑禮遣之御覽七百三十九王隱晉書曰乃於成都賣熱餅蹲踞地上齧胡餅刺史知其所居禮遣還家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華陽國志十一曰著無名子十三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元隋志儒家類作丞

相中郎王長元通經二卷案長元爲長文之誤御覽五
百三引王隱晉書曰著通元經四卷輿地紀勝一百五
十四亦云王長文 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
著書四卷擬易
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
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 周家祿校勘記曰陸績
君出不成文按上桓譚
陸績並引桓譚字君
山君出蓋君山之誤 太康中蜀土荒饉開倉振貸長文
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
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 華陽國志十
一曰以母欲
祿養咸寍中領蜀郡太守郫有孝子羅偶事親至孝二
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察孝廉長文追
爲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王濬累辟
不詣濬薨以故州將軍弔祭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
得盜馬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
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

蜡節慶祈歸就汝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爲思他理羣吏偟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皆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

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華陽國志十一曰大將軍梁王彤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命者遂應彤招爲從事中書郎諸王公卿慕其名咸與之交賈氏之誅從彤有功封關內侯再爲中書郎除洛陽令長文見彤彤曰主者有不庶幾奏長文爲洛陽令彤笑答曰卿乃不庶幾非主者也固辭不拜閒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時年六十四案本傳不載拜蜀郡太守蓋拜而未赴卽卒於洛也

##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鎭隴西溥

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彊埸閑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衞瓘尚書褚䂮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啟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書鈔七十四七十五引王隱晉書作虞溥遷鄱陽太守類聚八十七九十二均作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書鈔七十四王隱晉書虞溥傳曰開學業一開牡敍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眾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

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
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
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
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
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御覽六百七六百十三引作厲學篇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
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
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
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
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

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

楊班翰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類聚九十二王隱晉書曰溥勸勵學業雖威不猛寬裕簡素白烏集郡庭止棗樹就執不勵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魏志三少帝紀注曰鄱陽內史虞溥著江表傳粗有條貫邵博聞見後錄曰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傳因爲外臺言之亟委官以取民驚懼焚之世今無此

書矣唐志雜傳類江表傳二卷又雜史類重出五卷隋經籍志攷證日按此書逸篇裴松之徵引最多皆述魏蜀吳事而吳事尤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隋志別集類鄱陽太守虞溥集二卷錄一卷唐志亦作二卷通志略作三卷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元作敎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五禮通考一百四十七日睦父進爲敏兄且身列諸侯王則彪乃繼祖之之適孫也敏雖無子而兄弟之子固不乏人睦以愛憎之私妄將適子後敏長幼昭穆皆所不顧人之愚昧一至此乎又日此以長房適子爲幼房後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御覽二百三十二引

虞預晉書作學問

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

隋志道家類司馬彪莊子注二十一卷通志略作十六卷釋文云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篇爲音三卷

作九州春秋

史通六家篇曰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案隋志雜史類司馬彪九州春秋十卷注云記漢末事唐志九卷宋志霸史類九卷別史類復出十卷而十卷之本與隋志合書錄解題五云九州春秋九卷司馬彪撰漢末州郡之亂司冀徐兗青荊揚梁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illegible]世善堂書目尚著錄是此書明時猶存也

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

晉宋書故曰亂者對治而言治亂亦曰亂何晏集解引鄭注周道既衰微鄭衞之音作正樂廢而失

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由此而言知夫子反魯正樂亦幸有師摯道源於前也故推爲功首鄭注始猶首也義蓋如此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隋志正史類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唐志作八十三卷又錄一卷今存志三十卷黟汪文臺有輯本續漢書史通書志篇曰司馬彪臧榮緒相承載筆競志五行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案本書無郊祀志詳李重傳注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文選贈山濤詩注臧榮緒晉書曰終於家時年六十餘初譙

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隋志古史類譙周古史考二十五卷史通模擬篇曰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又外篇論古今正史曰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與史記並行於代焉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開元占經一百十六王隱晉書曰中宗詔問王隱曰荆州送兩足虎其欲何爲也隱曰案先臣銓傳太康時獻兩足虎因作歌詩以諷銓意以晉金行也金在西方其獸爲虎虎有四足猶國有四方無半勢而又見獲將有懷惑之禍也梅

鼎祚西晉文紀引王隱晉書太康六年荆州送兩足虎博令王銓爲文全晉文注曰晉地理志歷陽屬淮南博縣屬泰山博望屬南陽刑足虎爲南陽所獻疑當作博望今據占經乃王銓作詩非王銓爲文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晉書校文四日此段已具祖納傳復見於此殊嫌詞費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

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没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無聞易稱自强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艸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御覽二百三十四晉太興起居注曰元帝依故事召陳郡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朔望朝著作之省諸史攷異曰郭璞傳璞爲著作佐郎不言召撰晉史史通論贊篇曰王隱曰議書志篇曰王隱後來加以瑞異稱謂篇曰時采新名列成篇題若王晉之十士寒儁沈未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序詞篇曰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其事相符言之讜矣曲筆篇曰其有舞詞弄

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陵書事篇日王隱何法盛之徒尋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人物篇日當兩晉殊不若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揚豫王隱廣列諸傳而遺此宅編備網吞舟史記索隱日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編之列傳之中王隱則謂之爲紀而在列傳之首也隋經籍志攷證日按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其體不似史中論贊文選謝修卞忠貞墓啟注引徵士翟暘數語則不稱議而稱述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有石瑞記轄鈔鑠轅賜驛王隱碩瓏敍鄰補陸明隤隨嬲哌撰諷默鯖稠形杯當即史通所謂瑞異其時張披亢石圖指爲晉受魏禪之辭故因以題篇戰顯劉姓雜襍碰瑞酸職瓣瓢巇改沈約州郡志鄺氏水經注復引隱書地道記是知易志爲記王隱所撰非何氏所題戰隨瞻朋胡歐訕案隋志王隱晉書入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唐志作入十九卷史通正史篇亦云八十九卷初學記二十一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云王隱成晉書八十八卷諸書所紀卷數互異

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

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幷借隱所著書竊（宋作盜）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初學記二十一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王隱始成晉書合八十八卷家貧无紙未成其志遂南遊投陶侃於荊州又江州投庾亮乃獲其紙墨始書就焉）詣闕上之（史通正史篇曰咸康六年奏上）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為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晉書校文四曰以御覽八百九十引改所）

引王隱晉書攻之時瑚爲長沙王乂司馬本書馬隆傳亦言瑚爲乂將隆子咸爲成都王穎將軍爲瑚所敗沒劉沈傳有王瑚祖逖言於乂之語蓋亦以瑚爲乂將也然則此言瑚爲穎將其誤明矣張琳[illegible]

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書鈔六十九引晉中興書會稽虞錄作好學有文才又七十一引作有學有才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

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皷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値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寛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元作史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

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
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
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
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卽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
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
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
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
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
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
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

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

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
鉞淮夷作難召伯専征玁狁爲暴衞霍長驅故陰陽不
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旣定天下猶思
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
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
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寇竊之幸
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
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
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
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

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
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
無鎭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
久願陛下詔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
則宜奬厲使不顧命旁料宂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
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覩供置然後致力禮
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
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
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
著作郎書鈔一百四虞預表云祕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板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請四百板付著作

書史寫起居注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久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閒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槓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

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眚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隋志正史類虞預晉書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唐志作四十八卷史通外篇曰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會稽典錄二十篇隋志雜傳類虞預會稽典錄二十四卷史通採撰篇曰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士族如江東五儁始自

會稽典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雜述篇曰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隋志別集類梁有虞預集十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

##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楚自有傳以例言之當云馮翊太守楚之孫而刊去太原中都人一句父恂潁川太守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孫楚傳作洵據此傳恂爲潁川太守在郡遇賊被害而楚傳云洵未仕而早終二文自相矛盾攷之晉陽秋則潁川太守爲是而名當爲恂也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作博學強識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世說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作能與

劇談相抗者惟盛而已

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御覽三百八十郭子

日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墮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方語孫日公勿作強口馬我當併卿控孫亦日卿勿作冗鼻牛我當穿卿頰雖擬翔异馬鱴人不說號鯸斜

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世說文學篇日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日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眞長孫意己不如眞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往引共論略日聖人知觀氣不足以遂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述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著繫器則

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閒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閒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初學記十二晉中興書曰轉廷尉著作如故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

皆追遞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刻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案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太原孫錄曰以祕書監領著作御覽二百三十四晉中興書曰孫盛歷散騎常侍祕書監常領著作案本傳失載爲散騎常侍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初學記十二御覽三百二十三晉中興書曰篤尚好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

春秋晉陽秋書鈔五十七初學記十二晉中興書曰既居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史通模擬篇曰

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編帝名以此擬春秋所謂貌同心異也採撰篇曰安國之述陽秋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列爲竹帛正言而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求斯亦難矣直書篇曰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孫盛干寶文盛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尸屬雖異而筆彩略同史傳篇曰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魏志陳泰傳注松之案孫盛言諸所改易非別有異聞自以意製多不如舊凡紀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逞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十七史商權四十三曰孫盛雜記東晉事然盛之卒相溫尚在溫死於孝武帝寧康元年則孫盛之書大約不過至海西公或簡文而止矣案隋志編年類孫盛魏氏春秋二十卷舊唐志誤作魏武春秋又晉陽秋三十二卷唐志作二十二卷隋經籍志[illegible]初學記職官部引中興書稱[illegible]二國陽秋三國二字[illegible]唐志又有魏陽秋異同八卷誤作孫壽撰魏志武紀注引作孫盛異同雜語及孫盛異同評又夏侯玄呂虔傳蜀志姜維傳注世說識鑒

篇假譎篇注寰宇記河北道均引作孫盛雜
語蜀志諸葛瞻傳注引作異同記皆一書也并造詩賦
論難復數十篇隋志別集類祕書監孫盛集五卷殘缺注云梁有十卷錄一卷亡唐志仍十卷
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
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
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元本作因請刪改之時
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
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
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廿二史考異二十二日按盛以書枋頭事忤桓溫諸子私改之故與定本多不同枋頭之役在慕容暐時儁已先死久矣太元中孝武
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

兩存釋藏給三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一曰孫盛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祕書監所著書省以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一代之事輒敕納之祕閣以貽于後案本傳但言孝武求書不言其子潛上之蓋有闕略此詔郎作於上書之後也

子潛放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世說言語篇曰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案下文齊莊之對亦采用世說而於齊由何獨略之放字齊莊幼稱令慧世說言語篇注孫放別傳曰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排調篇注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荅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世說言語篇來上有復字答曰下有所謂二字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

世說言語篇作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世說言語篇作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注孫放別傳曰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書鈔一百三十八孫放別傳曰庾公建學校君年最幼入爲學生班在諸生后公問君何獨居后答曰不見船櫓乎在后所以正船也

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世說排調篇作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注引孫放別傳作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世說排調篇作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注孫放別傳曰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終於長沙相案世說言語篇注引孫放別傳亦云卒長沙王相背

志有國子博士孫放集一卷殘缺注云梁有十卷亡恐放先爲博士而終長沙相也

##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世說排調篇注引中興書作祖正案疑梁人避諱改統爲正都亭侯父瑩丹楊丞元和姓纂四誤作營輿地紀勝三日干瑩墓在海鹽干寶之父也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周家祿校勘記曰著作上脫佐字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十七史商榷五十日必當作有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

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勑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文選晉紀論晉武帝革命注引何法盛晉書作始以尚書郎領國史案本傳不載爲尚書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齊書百官志曰晉世王導爲司徒右長史干寶撰立官府職儀已具隋志有干寶司徒儀一卷舊唐志作司徒儀注五卷御覽二百九引之遷散騎常侍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大原孫錄曰干寶以散騎常侍領著作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三十卷隋志編年類干寶晉紀二十三卷舊唐志作二十二卷唐志編年類干寶晉紀四十卷正史類又有干寶晉書二十二卷自是重出史通正史篇曰二十

二卷蓋史議別爲一卷矣史通內篇論二體曰晉史有王虞輔以干紀載言篇曰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論贊篇曰必擇其善者干寶范蔚宗裴子野是其最也序例篇曰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以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模擬篇曰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煩省篇曰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書事篇曰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干寶述紀以審正得敘

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文選晉紀論晉武帝革命注何法盛晉書曰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

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世說排調篇注孔氏志怪曰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御覽五百五十六引續搜神記作父常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世說排調篇注孔氏志怪曰平復數年後方卒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閒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三十卷蘇易簡文房四譜四引干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答云今賜紙二百枚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旣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衞翃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顚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

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隋志春秋類干寶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舊唐志作春秋左氏義函傳十六卷馬國翰輯佚書得三節隋志有干寶周易注十卷張惠言易義別錄曰今合升之注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言文武革紂周公攝成王者十有八明姚士粦輯本三卷今人丁杰一輯本二卷冊府元龜引干寶周易宗塗四卷周易爻義一卷周易元品二卷隋志禮類有干寶周官禮注十二卷劉昭續漢志注屢引之隋書牛宏傳明堂議引周官考工記鄭注又云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及雜文集皆行於世隋志別集類散騎常侍干寶集四卷注云梁有五卷唐志亦作四卷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爲别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書鈔七十三藏榮緒晉書曰桓沖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别駕備禮書粲感之乃起應行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

者乃著元明紀十篇（隋志編年類作鄧粲晉紀十一卷注云訖明帝舊唐志又有鄧粲晉陽秋二十二卷唐志有粲紀十一卷又有粲晉陽秋三十二卷隋經籍志攷證曰粲不聞撰晉陽秋當是誤增文心雕龍史傳篇云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沈

謝沈字行思（案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作謝沈字靜思又六十七引晉中興書陳郡謝錄作字行思是靜思誤也）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

北將軍蔡謨版元作牒為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案御覽二百三十四引晉中興書作謝沈為祠部郎書鈔五十七御覽二百三十四引晉中興書作大著作隋志正史類注亦云祠部郎與傳異撰晉書三十餘卷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沈作晉書三十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曰著後漢書百卷隋志正史類謝沈後漢書八十五卷注云本一百二十二卷唐志作一百二卷家傳言百卷舉成數也嚴輯本隋志詩類有謝沈毛詩注二十卷毛詩釋義十卷毛詩義疏十卷案義疏疑卽釋義複出隋經籍志攷證曰按沈之外傳無逸篇可引舊唐志稱後漢書外傳新唐志脫外傳承以隋志注云

（本一百二十二卷合唐志卷數計之或外傳二十卷梁七錄所載之本外傳固附本書至隋而外傳軼唐時外傳出而闕十卷）所著述及詩賦文論（隋志別集類注云梁有謝沈集十卷亡唐志仍著錄）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世說文學篇注續晉陽秋曰少而博學才情秀逸[illegible]）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御覽七百四幽明錄曰習鑿齒爲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見黃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臂帶絳綾香囊）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荅曰世祀

方永書鈔七十三引檀道鸞晉陽秋作令於蜀致星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類聚八十五引晉陽秋標碣作標揭案碣當爲揭之譌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類聚八十五引晉陽秋裁作紋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

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荅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徙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世說文學篇曰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注引續晉陽秋曰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襄陽習錄曰爲州治中刺史桓溫連征鑿齒或留所在稱職案治中在別駕之下本傳不言爲治中從略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習錄曰刺史桓溫甚器之在州境十年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竝相友善後使至京師備文亦雅重焉旣還溫問相王何似荅曰生年所未見世說文學篇作一生不曾見此人

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世說雅量篇注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爲慕容儁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高僧傳五日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啟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暮歸更求餘者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齋之如初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敬異之後爲受具戒至鄴遇佛圖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後避難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以致書通好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

道安時人以爲名答泰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無疾
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御覽六百
五十五道安傳曰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
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
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旣懸與經符遂爲永式
又九百二十七晉書曰習鑿齒詣釋道安值衆僧齊旹
捨鉢斂衽唯道安食不輟齒曰大鵬從南來衆鳥皆戢
翼何忽東老鴟腩腩低頭食案今晉書無此文當出十
八家佚史水經沔水注曰檀溪水側有
沙門釋道安寺卽溪之名以表寺目也　初鑿齒與其二
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
陳請溫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
世說任誕篇曰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爲人
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
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溧洲與簡文集友
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
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
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注晉陽秋曰友字他仁襄

陽人少好學不拘節檢始仕荆州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亮於益州御覽八百八十三續晉陽秋曰襄陽羅友在桓溫府屢以貧乞挨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曰出門於中路遇一鬼大見揶揄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用之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案世說文學篇作出爲衡陽郡注引續晉陽秋亦云衡陽太守元和姓纂十亦作衡陽是時司州非晉所有本傳滎陽當是衡陽之誤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

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十七史商榷五十日衍日字

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

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强也凡五十四卷世說文學篇曰鑿齒史才不常爲衡陽郡於病中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注續晉陽秋曰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温覬覦之心隋志作漢晉陽秋四十七卷兩唐志亦作五十四卷史通論贊篇曰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稱謂篇曰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元德直書篇曰當宣景開基曹馬搆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孜斯人之書事蓋古之遺直歟採賾篇曰鑿齒以魏爲僞國者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絶彼瞻烏防兹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諷上若豪士作賦女史獻箴斯皆短篇小什可率爾而就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

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誠當時求之人情理不當爾後以腳疾遂廢於里巷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注云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爲人李安共觀此宅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御覽三百七十二引續晉陽秋作以其蹇疾裁堪半丁高僧傳五道安傳曰堅謂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六晉春秋曰堅見之與語大悅歎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半蓋刺其蹇也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寰宇記五十三曰習鑿齒墓在修武縣西南太平鄉又一

百九日習鑿齒墓在宜春東木山苻堅之亂隱居萬載
書堂山卒葬于此案本傳上文言以疾歸襄陽似不應
葬于修武更不得葬于宜春樂氏之言
恐出宋人傳會且兩縣並載適見其誣 臨終上疏曰臣
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
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
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
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
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
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
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寍可以同此言哉荅曰
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所悲見殊心異

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
間鼎跱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
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
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
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
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擢吳人入侵之
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
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
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
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彊吳混

一宇宙久竊四海同軌一一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亥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世說文學篇注引漢末下有紛世二字開作廓定上有大字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役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

可割則彧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絶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遏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

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旣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

坐吳蜀兩斃進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嗷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

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末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彊

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案邈本傳官至驍騎將軍不言爲侍中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爲鎭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祕書郎典校祕書省書鈔五十七檀道鸞晉陽秋曰孝武好覽文藝敕著作郎徐野民料簡四部書三萬六千卷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爲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

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宋書本傳曰義熙初奉詔撰車服雜注隋志亦作車服雜注一卷隋經籍志攷證據左氏正義初學記諸書所引或作廣車服儀制或作廣車服注或作廣輿服雜注或作廣車服志案隋書禮儀志一引車服雜記一引徐氏輿服注一引徐氏雜注皆即此書通典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六並引徐氏說書鈔五十又引徐廣衣服儀制車服儀制皆此書也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宋書本傳諮議下有參軍二字樂成侯作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爲疇古臣等參詳宜勑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勑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

常侍宋書本傳作散騎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
晉紀凡四十六卷南史本傳作晉紀四十二卷宋書廣傳亦作四十六卷隋唐志又作四十
五卷世說政事篇引誤作徐廣歷記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
初桓玄簒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
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
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
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老元作耄乞歸桑
梓宋書本傳曰永初元年詔爲中散大夫廣上表乞歸許之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
七十四卒于家宋書本傳曰元嘉二年卒孫志祖讀書脞錄曰晉宋書俱云年七十四而南史
云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徧則不止七十四也案輿地紀勝四云徐廣墓舊經云在烏程縣北二十八里廣

爲姑慕人史言卒於家何廣荅禮問行於世宋書本傳
由而葬烏程恐出附會日荅禮問
百餘條用於今世隋志禮類有徐廣禮論荅問
八卷又十三卷禮荅問十一卷又荅問四卷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威藩之胄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寍寡聞穿鑿王氏雖勤

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沈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摛辭綜理王恧雅才虞慙惇史干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册共傳遙祀

晉書斠注卷八十二